



智障人士在工作。

本报记者探访16名智障人士的幸福生活

# 他们也会玩“愤怒的小鸟”

文\片 本报见习记者 蒋龙龙

洪家楼小区一号院,有一家智光启能服务中心。这里加上创建人共6名大学毕业生,不干别的,专门为成年智障人服务。该中心在华山东杨村有一个工厂——金蜗牛餐具消毒工厂,现在共有16名成年智障人在这里快乐地生活和工作。

近日,记者走进了他们的生活,了解了他们的故事。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因此而关注智障人士,让他们离我们更近一些,而不是更远。

▶智障人士在电脑上玩“愤怒的小鸟”。



## “智障人士也有超常人之处”

26日,记者刚走进洪家楼一号院智光启能服务中心,几名智障学生就主动和记者打招呼:“记者老师好。”中心工作人员曹顿文告诉记者,“每次有生人来,会先通知他们。不给他们讲,当陌生人来了,他们就不知道咋办了。”

在日间活动中心,智障学生各忙各的,有的打扫房间,有的打电脑游戏,有的在择菜,还有在喝茶。

夏明(化名)在打电脑游戏“愤怒的小鸟”,他打得很好,每只小鸟都能打到绿色的猪头上。不过同伴王毅(化名)打得就很

差,很少能打中。他们的游戏时间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,曹顿文告诉记者,“每次只能让他们玩15分钟,玩得太多对他们身心并不好。他们的日程表安排了各种各样的活动,最怕的就是不知道每天干什么。不知道干什么时,可能就会出现烦躁不安的情绪。”

据介绍,智障人士早上八点钟开始晨会,他们会被交代一天应该做的事。上午,智障人士或独自或在老师的帮助下去打扫卫生、到超市购物、玩电脑游戏。吃过午饭,经过一个小时的午休后,下午从事文体活动,唱歌或到山大篮球场打篮球,不过他们只能做些简单的投篮动作。

智障人士虽然在智商、社交等方面有所欠缺,但也有不少智

障人士却有着超出常人的能力。“比如有的记忆力很好;有的唱歌很出色;还有的对节拍的把握能力特别好。”曹顿文说。

## “有的社工干了一天就走了”

智光启能服务中心由成士临创办,成士临毕业于山东轻工业学院的机械设计系。今年28岁的曹顿文,早年从泰山学院毕业后,曾在法国里昂第一大学学习化学。两年前回国后,从事智障人士启能工作。另外,中心还有毕业于山大护理专业的曲老师,学习特殊教育的李老师等一共六位大学毕业生。

有很多人理解他们的工作。“有人说我吃饱了没事干,也

有人说我不怀好意,只不过想挣点钱。”成士临说。

据了解,虽然中心每月对智障学生收1000元左右的费用,但中心的收入八成还是要靠慈善捐助。成士临向记者展示了该中心的账目开支,老师的工资每月在1500元左右,作为校长的成士临每月的工资也不到2000元。

从事智障人士服务工作,特殊教育学、社会工作、医学护理等知识一样也不能少。“社工要变成像蜈蚣一样的全才,能游泳,能挖洞,也能飞。服务智障人士的社工更需要很高的综合素质。干这个工作,最需要的是耐心和奉献精神。”

成士临还告诉记者,很多招聘来的社工,到中心的第一天就走了。虽然有些也能干下去,但却不适合从事智障人士服务工作,被劝退了,“他们与智障学生沟通交流时,有不耐烦的情绪,缺乏与智障学生打交道的耐心。”

## “他们工作时更专注”

该中心还有一个工厂——金蜗牛餐具消毒工厂,主要业务是为洪家楼附近的餐馆清洗餐具。该工厂共有7名智障人士工作,“他们是不用给中心交学费的,而且还能领工资。”

为了保证工厂的正常运转,中心还另聘两名普通工人。智障人士主要做一些重复性较强的工作,程序复杂的工作则由普通工人来承担。普通工人薪水1500元左右,而智障人士根据工作能力不同,工资在600-1200元不等。

智障人士小毛(化名)负责清理餐具上的剩饭,她干起活来特别认真,眼睛一直盯着手里的活,而且相当熟练,如果不是在休息间隙与她交流,记者真的看不出她是一名智障人士。

由于智障工人没法控制盘子摆在传送带上的间距,所以不得不在传送带上用油漆做标记。据介绍,工厂刚开办之初,餐具都是人工包装的,不过只有极少数的智障员工可以在产量上达到生产要求,最后添置了自动化

包装设备。添置设备后,智障员工在配合机器包装的时候,基本不需要太多技能,速度基本就与普通工人持平了。

而这些生产改造都是工厂在生产中摸索出来的,他们将复杂的流程分解并简单化,有几位智障人士分工完成一个普通人可以完成的工作。“智障人士能从事很多简单、重复性的工作,他们工作时很专注,反而更具优势。社会应给智障人士创造更多就业机会,同时还要给他们足够多的包容心。”成士临说。

据了解,工厂每天清洗1800套餐具才能保证收支平衡,但每天工厂只能清洗1400套,工厂每天都要赔本经营,每个月要补贴2000元到3000元,都要靠慈善捐助才行。

记者问能否把消毒的餐具加到1800份以上实现工厂盈利呢?成士临说,智障人士的工作稳定性较差。要想盈利,只能招聘更多的普通工人,智障人士的岗位就要压缩了,这个工厂创办的初衷就失去了。“我们一直在经济效益和智障人士的工作现实之间找平衡点。”成士临说。

## “他们的出路还是靠社会”

为什么要把智障人士日间活动中心开在小区里?成士临向记者介绍说,将服务中心“社区化”是欧美地区先进经验,也是世界服务智障人士的主要潮流,“让智障人士离我们越来越近,而不是被社会隔离。”

据了解,刚开始小区居民觉得和智障人士生活在一个小区也不舒服,但后来逐渐接纳了他们。他们会主动打扫社区卫生,见到老人会亲切地打招呼,很多老人独居在家,反而在他们身上体会到了亲人的温暖。

智障人士的出路关键还是要靠社会解决。“社区应该接纳智障人士,和他们相处反而会有很多快乐。他们的养老还是要靠社会来解决的,通过社会慈善团体为他们提供安老服务,不过政府对慈善团体应有管理职责。”成士临说。